

赵维森 著

隐

喻

文化

学

YINYUWENHUXUE



西北大学出版社

□ 责任编辑 / 柴 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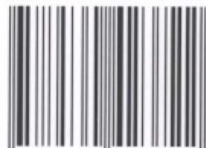
□ 封面设计 / 王 祚



隐喻文化学

YINYUWENHUAXUE

ISBN 978-7-5604-2372-2



9 787560 423722 >

定价：22.00元

一门新兴人文基础理论学科的探索之作

隐喻文化学

YINYUWENHUA XUE

赵维森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喻文化学/赵维森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604-2372-2

I. 隐… II. 赵… III. 隐喻—文化学 IV. I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8773 号

隐喻文化学

作 者 赵维森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电 话 (029) 88303042 88305287
邮政编码 710069
印 刷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2372-2
定 价 22.00 元

绪论 隐喻文化学学科建设的构想及其意义

隐喻作为一种悠久而普遍的文化现象，最初是以其独特的修辞功能而引起人们关注的。如果以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的隐喻理论为起点，那么，隐喻的修辞学研究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三百多年。两千多年以来，中外学者对隐喻本质的认识总体上没有超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樊篱。

然而现代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批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传统修辞学对隐喻的理解是极其肤浅的，对隐喻的研究也是非常狭隘的。隐喻更多的内涵、性质、功能，隐喻更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态，却被传统修辞学遮蔽了。于是展开了对隐喻的多视角研究，包括隐喻的认知学研究、隐喻的语言学研究、隐喻的哲学研究、隐喻的诗学研究、隐喻的文化学研究等。当代西方学者对隐喻的多视角研究的意义，无异于开辟了人类文化研究领域的“美洲新大陆”。诚如季广寰先生所言：

表面看来，隐喻只是一种语言现象和文体现象——它是润饰词藻的一种修辞手段，是以言示意的表达方式。深层次看，它是更为广泛和重要的文化现象，不仅能折射出人类诗性智慧的光辉，也能揭示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学睿智；不仅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桥梁，也是人类认知自身的途径。隐喻具有其内在的思维逻辑，它规范着人类对于世界的感知、理解、体验、想象与把握。因此，隐喻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和修辞学问题，不仅是一个美学、诗学问题，还是一个哲学、文化学问题，它关涉到了一切语言学、美学、诗学、哲学、文化学中的知识的坚实性和理论的有

效性问题，需要超乎单个学科的视角，以人类全部心智力量破译其秘密。^①

隐喻研究关涉如此众多的领域，隐喻在人类文化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个事实本身昭示了对隐喻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两翼：一是从跨学科的多重视角展开对隐喻的研究，二是从隐喻的视角展开对不同学科乃至不同文化现象的研究。事实上，当代隐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借助以上两翼的相辅相成得以飞翔、引起世人瞩目的。只是从自觉的学科建设而言，隐喻研究的两翼之间的界限还不甚分明。

一 隐喻学与隐喻文化学的学科分野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隐喻研究的深入发展，隐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已经得以确立。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了专门研究“隐喻”的国际会议，其中“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简称 RAM）对隐喻的研究最集中。该会第一届于 1996 年在英国的约克召开；第二届于 1997 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第三届于 1999 年在荷兰的提尔堡召开；第四届于 2001 年在突尼斯召开；第五届于 2003 年在巴黎召开。在 1982—1983 年之间，霍夫曼和史密斯主编出版了《隐喻研究通讯》，并在 1986 年改刊为“Metaphor and Symbol”（《隐喻与象征活动》）出版至今，成为专门研究隐喻的国际性刊物。与此同时，隐喻学专著不断推出，保罗·利科的《活的隐喻》、莱考夫和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体验哲学》、库柏的《隐喻》、英德伽的《隐喻与认知》、雷柏曼的《从隐喻的角度：隐喻认知内容的多学科研究》、怀特的《隐喻的结构：隐喻语言工作之方式》都是颇具影响力的西方现代隐喻学专著。国内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也逐渐兴起了对西方隐喻学

^①季广袁：《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 页。

的介绍和对隐喻研究的热潮。除了大量的论文发表以外，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耿占春的《隐喻》、束定芳的《隐喻学研究》、胡壮麟的《认知隐喻学》、季广袤的《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张沛的《隐喻的生命》等。

目前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隐喻研究，基本上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隐喻的认知学研究，二是隐喻的语言学研究，三是隐喻的文化学研究。这三方面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隐喻学的研究领域。隐喻的认知研究揭示了隐喻产生的原因，存在的原始领域，以及隐喻的本质功能等问题，因此侧重于隐喻的本体研究；而隐喻的语言学研究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但由于语言本身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直接受隐喻心智的决定影响，因此，对隐喻的语言学研究实际上也属于隐喻的文化学研究。这样，我们可以将目前隐喻研究的三个领域进一步归纳为两个方面：隐喻的本体研究和隐喻的文化学研究。

然而在目前隐喻学界，对隐喻的本体研究和隐喻的文化学研究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呈现为合二为一的研究格局。笔者认为，这种将隐喻的本体研究与隐喻的文化学研究融为一体的研究格局，是隐喻学在学科初建时期不够严谨、完善的必然表现。但随着隐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促使该学科不断走向严谨完善，同样应成为隐喻研究者努力实现的目标。而欲使隐喻学学科建设更趋严谨完善，首先应该明确隐喻的本体研究与隐喻的文化学研究的不同研究对象和领域，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性质。下面概括表明笔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一）隐喻的本体研究

什么是隐喻的本体研究呢？现代隐喻学认为，隐喻的根基存在于概念系统，人类的概念系统本质上具有隐喻性，隐喻是人类形成概念和认知思维的基本方式。所以，隐喻的本体研究就是隐喻的认知学研究。概而言之，隐喻本体研究一方面要从认知发生的角度对隐喻现象进行描述，另一方面对这一认知现象的产生、性质、运行

机制、功能意义等予以解释。具体而言，隐喻的本体研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隐喻的本质是什么？
2. 隐喻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3. 隐喻的运行机制如何？
4. 隐喻蕴涵的心理机制有哪些？
5. 隐喻在概念系统的基本类型有哪些？
6. 隐喻有哪些外部表现形式？
7. 隐喻的意义是怎样产生的？
8. 隐喻的意义是如何被理解的？
9. 隐喻的语义特征有哪些？
10. 隐喻的认知价值何在？

对隐喻的本体研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就是当代隐喻学。

（二）隐喻的文化学研究

那么，什么是隐喻的文化学研究呢？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实践行为、精神行为、文化行为都是在特定心智、思维的支配下产生和实现的。既然人类的心智本质上具有隐喻性，那么隐喻性的认知、思维必然影响人们的实践行为、精神行为、文化行为，人类的一切实践行为、精神行为、文化成果无不打上隐喻性的烙印。人类正是凭借隐喻这种心理机制，创造了语言、神话、宗教、艺术乃至科学五大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就是人类文化生成的基因。因此，对人类一切文化形态的深层次的考察研究——无论对人类文化作发生学意义的探究，还是作性质功能上的揭示，都不能、也不应该离开隐喻学的理论视角。所以，隐喻的文化学研究的宗旨，就是借助现代隐喻学的理论（隐喻的本体研究成果）对人类的不同文化行为，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性质、功能予以阐释，对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分化演变作出深刻揭示。

对隐喻的文化学研究也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就是隐喻

文化学。隐喻文化学既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一门综合性的理论学科。

尽管对隐喻的文化学研究早已展开，但是，隐喻文化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笔者在浩瀚的网络学术资源（包括国内几个大型人文社科专业数据库）中没有查到一条包含“隐喻文化学”或“文化隐喻学”的资料。所以，目前为止的所谓隐喻的文化学研究，是分散零星而不成体系的，甚至是不自觉的。

基于此，本书提出建立隐喻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思想，将对隐喻文化学的理论框架结构作出总体规划描述，并对隐喻文化学的具体内容——隐喻与语言、隐喻与神话、隐喻与宗教（以及哲学）、隐喻与艺术、隐喻与科学——即隐喻与人类五大文化形态的内在关系作出初步系统的阐释，进而对隐喻在人的世界观、生存观形成中的作用，隐喻的教育、政治、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初步论述，旨在揭示隐喻与人类诸文化形态的产生、发展的内在关系，隐喻在人类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本体性地位。

（三）隐喻学与隐喻文化学的关系

对隐喻学与隐喻文化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助语言学与语言文化学的关系来解释。

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具体探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因此，语言学就是关于语言的本体研究的学科。而语言文化学是一种关系学科，它研究语言与人类诸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即从语言视角透视文化的不同层面和追寻文化的发展轨迹。

本书提出在当代隐喻学的基础上建立隐喻文化学的学科构想，正是得益于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的学科关系的启发。语言文化学得以建立的理据在于，语言是人类符号系统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符号形式。它不仅是人类文化生成的基本因子，而且是负载人类文化的主

要媒介，甚至特定的民族语言（母语）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该民族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语言之于文化具有本体论意义，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不能，也不可能离开语言学的理论视角。而隐喻文化学得以建立的理据同样在于，隐喻作为人类认知思维的基本方式，也影响支配了人类的实践行为、精神行为、文化行为，它之于人类文化的产生发展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因此，对人类文化的研究同样不能离开隐喻学的理论视角。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隐喻是比语言更为深层次的影响人类文化的因素，隐喻较之语言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作用更为深刻、更为广泛。

二 现代隐喻学：隐喻文化学的理论基础

隐喻文化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隐喻学。为了便于了解现代隐喻学的基本理论，有必要对隐喻研究的历史做一简洁的描述。由于现代隐喻学产生于西方，所以，下面对隐喻研究历史的介绍，只涉及西方隐喻研究史。

隐喻是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历来为人们广泛关注并频繁应用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隐喻是最早被人们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之一，各个民族文化中都有悠久而丰富的隐喻理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西方最先注意并对隐喻进行研究的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而中国早在《易经·传》中就对隐喻现象有了自觉地认识和运用。然而，对隐喻本质的认识，却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从西方隐喻理论的总体发展情况看，可以将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隐喻理论视为传统隐喻理论，而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隐喻理论则构成了现代隐喻学。

（一）传统隐喻理论

传统隐喻理论对隐喻的研究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对隐喻的修辞学研究，二是对隐喻的诗学研究。

隐喻的修辞学研究以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为代表，他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现象，属于修辞学研究的范畴。他将隐喻定义为：“隐喻是通过将属于另外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某一事物构成的，这一转移可以是种到属或从属到种，或从属到属，或根据类推。”^①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其一，就存在形式看，隐喻是以词汇为本位的一种语言现象；其二，就运行工作机制看，隐喻是一种语词替换现象；其三，就存在条件看，隐喻构成的条件是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其四，就隐喻的功能看，语词之间之所以要替换，是为了实现一种修辞效果；其五，就明喻与隐喻的关系看，其差别仅在于形式上明喻比隐喻多了一个as或like或其他类似的词，本质上它们是同一的。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隐喻是“浓缩的明喻”、明喻是“展开的隐喻”。其六，隐喻的种类包括以种代属，以属代种，以属代属，或根据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的某种相似性进行类推。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奠定并规约了其后两千多年来西方修辞学对隐喻的解释。我国现代以来的修辞学对隐喻的理论研究同样没有超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

对隐喻的诗学研究是传统隐喻理论研究的另一个维度，它与隐喻的修辞学研究几乎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因为隐喻等修辞手段在诗歌等艺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所以隐喻的诗学研究与隐喻的修辞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进行的。例如，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认为隐喻是一种普遍的话语修辞技巧，另一方面又认为隐喻是诗歌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段。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既包含在他的《诗学》中，又包含在其《修辞学》中。而在中国古代，“赋比兴”的问题既是修辞学的又是诗学的，更是大家熟知的事实。

（二）现代隐喻理论

伴随着现代西方隐喻学的兴起，人们对隐喻本质的认识才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代隐喻学也是从两个维度上依次展开对隐喻本

^①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质认识的：一是隐喻的语言学研究，二是隐喻的认知学研究。

1. 隐喻的语言学研究

隐喻的语言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众所周知，20世纪初，西方哲学经历了一场“语言学转向”。受此影响，20世纪初到七十年代前，西方隐喻研究的兴奋点集中于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领域（此即所谓隐喻的语义学研究阶段）。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个语言学家对语言中的隐喻现象不予以关注，其代表人物首推英国 I. A. 理查兹与美籍俄人雅克布逊。

1936年，理查兹的《修辞哲学》一书出版，这在西方隐喻研究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理查兹向传统修辞学挑战，积极倡导新修辞学，这表现在：第一，把修辞学界定为“一门旨在掌握语言运用基本规律的哲学学科”，而不仅仅是偶尔可以一用的诡计、技巧；第二，认为修辞学的任务是探讨词语在语篇中的作用机理；第三，主张修辞研究的目的在于消除言语交际中的误解，寻求补救的方法。他指出：“修辞学，我要强调，应该是一门研究误解及其补救的学科”；第四，认为新修辞学必须被作为知识序列的中心来研究。^①

从这样的理论视野出发，理查兹指出，隐喻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人们的日常生活会话中充满了隐喻，即使在严密的科学语言中隐喻也随处可见。哲学越是抽象，就越需要借助隐喻来进行思考。语言史学家的研究表明，用来描写人类精神活动的词语几乎毫无例外地来自描述物质活动的词汇。他认为隐喻远不只是一个在话语中用于形成风格效果的辞格，它还是促进理解的主要方法。作者在书中首次提出了隐喻互动的概念，后经麦克斯·布莱克的补充完善而成为与“比较说”（亚里士多德）、“替代说”（昆体连）鼎足而三的隐喻理论。理查兹认为我们在使用隐喻时，是将两种不同的思想拼合到一个语词，其中一项为“原生的”“所说或所思的”“深层观念”“主题”，或叫“主旨”；另一项则为“借用的”“所比拟的”“想象性质”“相似物”，或叫“载体”。隐喻即是由主旨与载体组成

^①陈汝东：《理查兹及其修辞研究》（上），载《修辞学习》1998年第1期。

的复合体，隐喻义即是主旨与载体互动的结果。^①

美籍俄人雅克布逊则通过对失语症病人的观察，证实了隐喻在语言中的核心地位。这位曾是俄国形式派（莫斯科语言学派）领导人的美国语言学家发现，“相似紊乱”与“接触紊乱”这两种主要失语症同隐喻与换喻这两种基本修辞手法极其相似，由此雅克布逊断定人类语言实际上是在隐喻与换喻这两个维度上运作。他把前者称为“选择性的隐喻轴”（信息的纵向排列），把后者称为“组合性的换喻轴”（信息的横向排列），而“诗的语言功能”即是“将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②这一理论对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及欧美“新批评派”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这场“语言学转向”中，西方的哲学家、美学家们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准了隐喻。德国学者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一书中率先将哲学及认识论的研究起点追溯到语言与神话，指出“语言和神话的理智连接点是隐喻”，二者均源于“隐喻式思维”；不同于以语义替代为特征的狭义隐喻，“隐喻式思维”是一种“基于隐喻”，正是它使神话概念及语言概念的表述成为可能；隐喻性的语言是“人一切智力活动的根基”和“主要向导”，它为人类“展示了一条通往关于客观世界新概念的新道路”。^③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及伽达默尔、胡塞尔等人则从本体论阐释学的角度对隐喻进行了探讨。胡塞尔曾提出“原初给予物”（原始的知觉经验）的概念，认为它是一切科学认识的根源。^④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前有”“前见”及“前识”制约着人类的理解活动，我们总得从一定的视角出发来“确定”与理解对象有关的事物，并通过“挪用”某种“手头现有之物”来理解事物。隐喻正是借用“前见”“前识”“手头现成之物”来理

①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②罗曼·雅克布森：《隐喻和换喻的两极》，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卡西尔著，于晓译：《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3、102~105页。

④胡塞尔著，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页。



解事物的。另外，海氏还提出“投射性语言是诗”，“诗是为存在及万物命名的最初仪典”“存在通过诗而被确立”等观点，这与反还原论者及体验派的隐喻理论可以说是不谋而合。^①伽达默尔更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出：语言具有“彻底的隐喻性”，隐喻属于“逻各斯”的领域；事物的真理存在于话语之中，如果语词被转用到它并不隶属的应用领域，真正的、本来的意义立刻就会凸显出来；领域之间的转换具有一种“逻辑功能”，隐喻不过是这种“普遍的同时又是语言和逻辑构成原则的修辞学形式”罢了。伽达默尔强调隐喻曾是“语言生命之根据”及其“逻辑创造性”所在。但当语言成为“纯符号”、隐喻沦为修辞学手段时，话语——思维之间的本来联系就转变成一种“工具式的关系”，而“这种关于语词和符号之间改变了的关系正是科学概念构成的全部基础。”^②

此外，许多语言学家更从语义学、语用学的角度对隐喻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2. 隐喻的认知学研究

对隐喻的认知研究的热潮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从而使隐喻研究进入了西方学术界所谓的“隐喻狂热”时期。对隐喻的认知研究标志着隐喻研究的纵深发展，也标志着隐喻研究走向成熟和隐喻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地位的确立。

在隐喻的认知研究领域取得举世公认杰出成就的，当属美国的莱考夫和约翰逊。二人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 We Live By) (1980) 一书正式拉开了“概念隐喻”研究的序幕，完成了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而且指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方式。隐喻无所不在，人类的整个概念系统都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隐喻是根据甲事物来体验和理解乙事物，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参照他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维、经历对待无形的、难以定义的概念，形成了一个不同概念相互联系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在

①②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 页。

本质上是隐喻性的。隐喻概念在一定的文化中又形成一个系统的、一致的整体，即隐喻体系，它们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的概念系统是根据隐喻建构起来的，人的活动是根据隐喻建构起来的，因此语言也是根据隐喻建构起来的。”^①于是，隐喻第一次获得了思维本体、语言本体、行为本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本书中，莱考夫和约翰逊对盛行于世纪上半叶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基于体验的经验主义哲学观作为隐喻和认知研究的基础。在1999年二人的第二本合著《体验哲学》中，进一步完善了经验主义哲学观，并将其重新命名为体验哲学。认为体验哲学基于以下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②

传统的分析哲学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可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而思维的隐喻观对这一传统哲学观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判。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始源域将推理类型影射到目标域，大部分推理是隐喻性的。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隐喻不是伟大诗人的创新，而是人类正常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隐喻的性质表现在：

其一，隐喻具有体验性。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获得基本概念，这是形成隐喻的根据。隐喻是身体、感知、体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体验才能获得意义，这样就把主观判断与感觉运动经验连接起来。

其二，隐喻是自动的、无意识的思维模式。许多理性思维运用了隐喻模型，人们在很多场合下能自动地和无意识地获得这些思维隐喻模式，而且一定要利用隐喻进行思维，它是不可避免的，是我

①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② 王寅：《体验哲学：一种新的哲学理论》，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

们最有用的智力之一，通过隐喻理解经验是人类想象力的伟大胜利。

其三，隐喻推理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隐喻性的推理使得抽象的科学论述成为可能，哲学也是基于隐喻的。哲学运用相对少量的隐喻形成了统一的核心理论，如毕达哥拉斯运用了“存在是数”的隐喻，就将数学中的本体映射到了一般的存在之上。笛卡尔运用了“理解是看见”的隐喻，将视觉域的推理类型映射到了心智域和思维域。黑格尔认为人们需要用感觉现象来表达精神现象，所以就产生了隐喻。^①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隐喻认知研究一方面继承了莱考夫和约翰逊的“经验论”成果，同时又吸收了皮亚杰的“建构论”思想，继续向纵深发展。皮亚杰曾指出认识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建构，这种建构既不取决于主体的内部结构，同时也不是在客体中预先形成的，而是来自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②在此基础上，英德伽又提出隐喻的“互动认知”理论，对莱考夫和约翰逊不无经验主义色彩的隐喻理论进行了反驳。英氏承认，人类的概念确实难以反映某些预先存在于环境中的结构，但莱考夫和约翰逊的“经验论”并未圆满解释外部环境如何“客观化”我们的概念结构。事实上，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而是在现实的约束下，依靠我们的认识器官通过主、客体之间的积极互动而逐渐形成，即现实制约着认识，认识反过来又改变了现实。^③

与此同时，隐喻的心理学研究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艾伦·维娜（Ellen Winner）与伽登纳（Gardner）通过研究儿童的“隐喻官能”“隐喻制造”及“隐喻能力突变”，发现幼儿对隐喻的理解包括三个阶段：6~7 岁，此时小儿大多“将同一关系转换为邻近关系”；8 岁左右，此时小儿仍无法区分生理——心理现象，往往对心理现象予以生理的解释；10 岁左右，此时小儿渐能在生理领域及心理领域建立起联系而正确理解隐喻。另外他们还指出儿童对隐喻的运用大

①王寅：《体验哲学：一种新的哲学理论》，载《哲学动态》2003 年第 7 期。

②③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2，43 页。

致经历从无意识(2~3岁)到有意识(3岁半),继而排斥(学龄期),最终乐于自觉应用(青春期前)这样四个阶段。伽登纳与雅克布逊和皮亚杰的研究一样,都带有实证的性质,他们的试验成果为当代隐喻认知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①

以上我们仅仅对当代隐喻学的基本思想作了简单介绍,实际上,现代隐喻学所涉及的问题远比此宏阔。诸如对隐喻的本质、隐喻产生的原因、隐喻的运行机制、隐喻在概念系统的基本类型、隐喻的意义、隐喻的理解、隐喻的语义特征、隐喻的认知价值等问题,均已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有这些研究成果为隐喻文化学的构建提供了直接而雄厚的理论基础。

三 隐喻文化学的历史渊源

本书关于隐喻文化学的学科建设虽然仅仅是初步的尝试,但这并不意味着隐喻文化学的建立没有现实基础。隐喻文化学建设的可行性除了已具备雄厚的理论基础外,还在于隐喻文化学已具备了厚实的研究条件和可资利用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些研究成果还是零星而不成体系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不可能一开始就体大周备,只有在局部、分散、零星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全面整合和体系化的学科建设构想。隐喻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之所以必要,从学科本身发展的要求来看,正在于它已发展到一个需要全局整合、体系化建设的阶段。

隐喻的文化学研究实际上就是现代隐喻学的另一重要研究维度——隐喻的跨学科研究。当代隐喻学最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正在于它开辟了从隐喻的视角,研究人类不同文化形态和现象的思路。其实,隐喻文化学研究可以借鉴的资源,决不仅仅限于当代隐喻学跨学科研究所取的成果,早在19世纪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作

^①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3页。